

東北憶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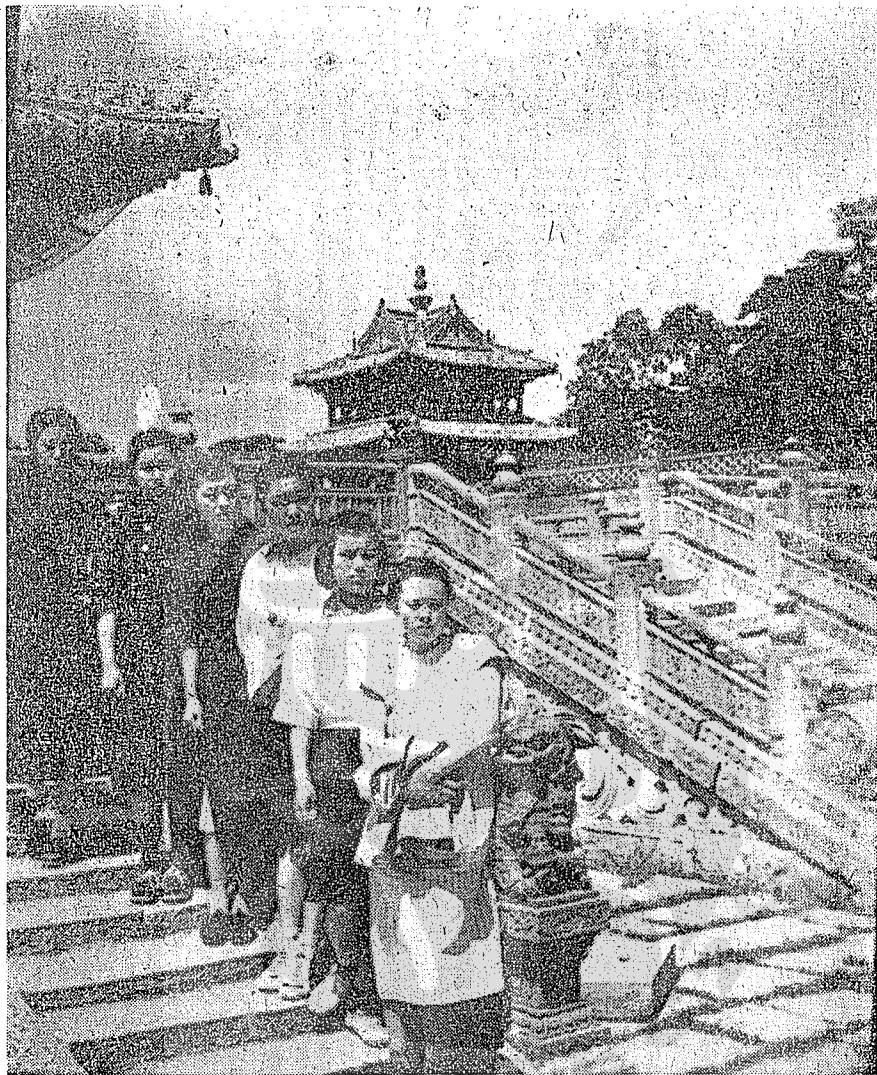
(續完)

黃大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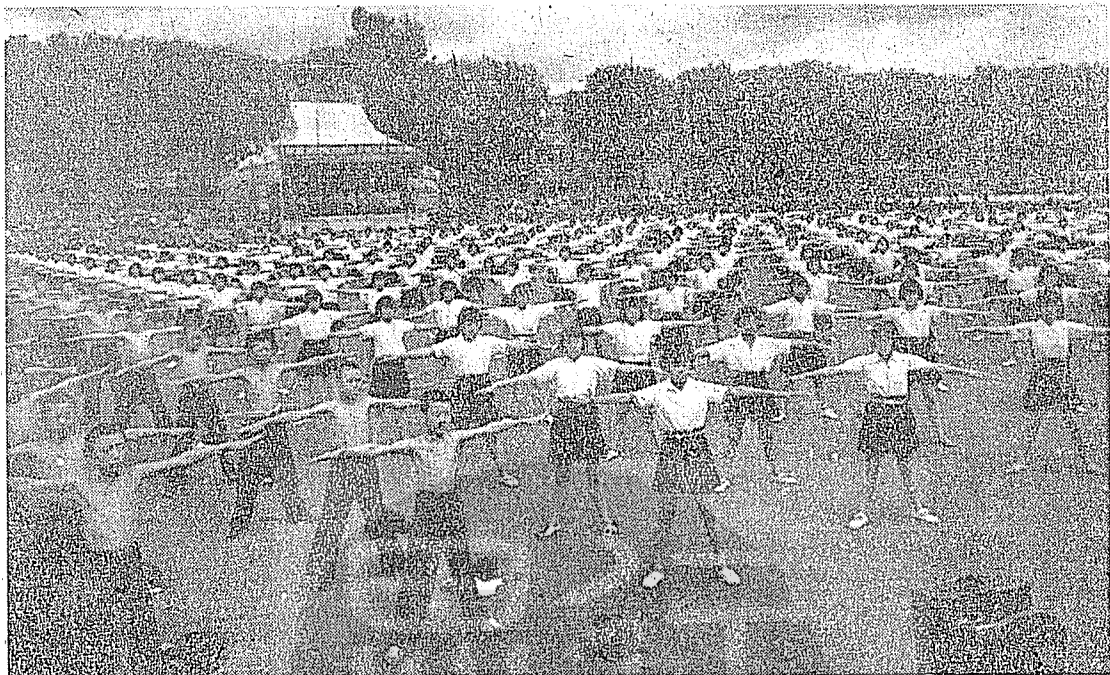
瀋陽政委會工作

我在東北行營政治委員會的職務是秘書，負責議事和資料編輯等工作。政治委員會的委員都是東北的元老人物，如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王樹翰、馮庸先生等人，連同主任委員一共是九人，還有三位卻記不起了。有關東北的重要政務問題，都要提出這委員會通過，例如東北十省三市所轄縣旗的劃分，以及田賦徵實數目的確定，都在會中有過多次的討論。委員會大概每隔一二月舉行一次，提案不由各處提供，而以主任委員名義交議提出，各省市如有問題，也可以呈會由各處簽報提出。當然，委員們也可以各別提案。從數十次會議的紀錄，便可以看出當時東北的政治動態。

東北淪陷了十四年，日本所製造的偽滿洲國，無非是要榨取東北的地上地下資源，以供給日本發動戰爭的物資。一方面要控制民衆的思想和人力，聽日本的宰割和奴役。自然也少不了很多的經濟建設，諸如工廠、礦場、交通、電力、水利、農田……都有過很大的投資，累積起來，至少值當時幣值約一百億美金以上。而軍事的佈置、兵員的徵集和訓練、武器的製造、軍需的供應，也有過周密的計劃與安排。除了駐紮六十萬日



瀋陽北陵之一角（六位東北小姐之風姿）



。復 光 北 東 祝 慶 操 會 大 生 學 中 女 陽 瀋

本關東軍外，也訓練了近六
萬偽滿軍隊，這些軍隊主要目
的是爲了防備俄國的進攻。

此外，政治制度也有一番
佈置，如省區的劃分就改變了
數次，最後是十八省。我政府
爲了接收的便利，以免紊亂，
而原來的東三省面積過大，於
是大體上以兩省合併爲一省，
改爲東九省。這一切的措施，
當然留下了不少的資料。我曾
向熊主任委員建議，應該留下
完整的記錄，以供我們政府施
政的參考。當時，我再三審慎
的研究，擬具計劃條目，向十
省市及本會各處和經濟委員
會各處徵集資料。一方面搜集
日本在偽滿時期所遺留的資料
，諸如各項調查報告、概況、
計劃書、年鑑……選擇可用者
，加以翻譯和重編。大概以各
項建設事業及省市爲單位，縱
橫敘述。還記得大體分成三階
段編寫，淪陷以前，淪陷的十
四年，現況。在三十六年初開
始徵集，經過八、九個月大體
編成。趕急集中打字員打成五
份，定名爲「東北政治概況」
，共一百數十萬言，於是簽報

付印。但因當時瀋陽印刷廠的能力很差，紙張也
不好，一部一百萬字以上的大書，排印的時間
，估計至少要五六個月，才可完成。於是計劃到
北平或上海印刷。正在接洽印刷時，而東北行轅
（因爲軍事委員會改爲國防部，行營改爲國民政
府主席行轅）改組，在民國三十六年九月，熊式
輝主任內調，改由參謀總長陳誠繼任，政治委員
會和經濟委員會合併爲政務委員會，似乎添設副
主任委員，由王樹翰擔任。溫晉坡主任秘書也辭
職，改由副主任秘書魏鑑繼任。人事上起了大變
化，印行「東北政治概況」的工作，只得暫停。
雖然呈報新主任，原則同意付印，但要再增加些
新資料，成爲新任的工作成績，於是擱淺下來。
當時，東北的局勢，因和談的關係，曾經有過三
次停戰，局勢漸漸轉向不利形態。我也決定南歸
，遂在十月下旬辭職。雖經魏主任秘書力留，希
望我能把「東北政治概況」完成付印。但我看東
北情形不佳，出書渺茫無期，只得帶了一份底本
南下，想自行在京滬設法刊印，但未能成功。東
北所留有的四份，也無人增補，所以沒有印成，
一代文獻，未能問世，內心頗以爲憾。

由於那時只有二十四、五歲，年輕力壯，做
起事來，只求完成任務，常是不分晝夜，從不需
要休息。記得民國卅五年冬季，國民大會開會，
制訂憲法，定於十二月廿五日頒布。我計劃由東
北政委會，將憲法全文印發各單位。最好是能在
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前幾天發出。當時，本地的報
紙根據電訊所刊載的消息，常有錯誤，只有依賴
南京的中央日報和上海的大公報，比較靠得住。

於是每天注意兩報所刊登的憲法條文細心對照，雙方無誤的，必定合乎原文，然後剪貼起來，一面交發印刷廠排字。如有一字不符，便多搜集幾種報紙，加以比勘，再向中央社求證，務期無誤。中華民國憲法是在十二月廿五日公布，廿六日見報，京滬報紙到達瀋陽，已在廿九日，於是就已排好之稿，再作最後的核對，立即付印。但因印刷廠當時只有平版機，鉛字都是用過再用的，不像現在的印刷廠全是用新鑄字，所以印刷欠佳。而工人沒有趕工的習慣，只得天天弄到深夜，在印刷廠陪伴工人工作，居然在卅日印裝成三千冊頒發。等到國民政府頒發的憲法正本來到，又細心的核對一遍，竟是一字無誤，方才安心。

趕寫報告晝夜忙

另有一次，大概是中央對東北的大計，要有重大的決定，時間是在民國卅六年夏秋季，蔣主席臨時電召熊主任到南京來研議，並且要帶有關東北的軍政資料前往。軍事方面的資料，自然由東北行轅人員負責辦理，政治方面的資料，當然由政治委員會方面負責。電報是某天下午到達的，而赴南京專機，在第三天早晨起飛，連晝帶夜，尚不足四十小時，溫主任祕書請我設法撰寫報告，但說明這實在是一件難辦的事，因為沒有從容的數天時間，而且不能太簡略，總要把各方面的情形說得相當的明白，那非數萬字不可。他問我能不能辦到？我回答一定盡力而為，大概可以辦到，不過沒有辦法打字，因為也無打字及校閱的時間，只有用原稿進呈。而溫主任祕書還要看

過一遍。總要在明天晚上交卷，熊主任上飛機以後，纔有時間細看。

大概在下六時許，我就開始工作，因為手上為東北政治概況搜集的資料已經不少，而且全都看過，心中有一番印象，於是就現況的資料，加以編組綱目，一、二小時後，即開始動筆，好在我一向寫字快速，只是無法工整，寫二、三小時休息一會，吃蘋果或是飲茶。天亮時假寐一小時，進度很快，相當順利，寫到第二天晚飯前，已十分之九完成。於是自己重看一遍，也請溫主任祕書重看一遍。那時無原子筆，只有用自來水筆書寫，到飯後的八九點鐘，全稿完成。也重看一遍，足足寫了八十多張十行紙，每行約卅字，每頁約四百餘字，至少寫了三萬二千字以上。在未撰寫之前，並無把握在如此短的時間，連編帶寫，可以完成三萬多字的文章。溫先生看了，非常滿意，他驚歎我竟然短時間完成了如此的任務。後來熊主任由南京返瀋陽，也表示這篇報告，使他向蔣公及與會人士有了詳細的報告，大家對東北政治，才有明晰的了解，大大嘉獎我一番。不過我寫了一天一夜以後，接連有二、三天，手指都不靈活了，可見人人有潛在的力量，在必要時，可以發揮出最大的工作能力。

除了在政治委員會工作以外，由於當時東北大學政治系三年級缺少教中國政治制度史的老師。東北大學法學院院長葉叔良先生，是我的老師，堅邀我去任教。我怕公務忙，沒有接受。我以前在重慶北溫泉國立電化教育專科學校，擔任過一年講師；他恐我不願任講師，就向臧校長推荐

我為兼任副教授，那時是民國卅五年秋季。經過溫先生同意，就選擇較清閒的星期六上午前往北陵東北大學上課，一清早坐馬車前往，九時上到十二時止，在北陵午餐。接着東北大學先修班，又堅邀在星期六下午教了一班中國通史，也是三小時。同行轅四樓的宿舍，總在五點半鐘，還可以趕上晚餐。如果有公事，晚上便下三樓到辦公室，補行辦完。

記者生涯與閑情

那時，我還兼了上海新聞報的特約記者，寫些花絮和專門性的文章。記得寫過一篇有關東蒙問題約二萬字的長文，費了相當的時間，搜集資料加以撰寫而成。由於有記者的身分，當時軍調部派在瀋陽的三人小組，為了調停東北戰爭，各國各地派來東北的記者，一律在中蘇聯誼社招待。那是一棟六層樓的房子，有一百間以上的小套房，每間大概有四、五坪大小，成百的記者住在裏面，還分發餐券，早餐大概是牛奶麵包之類，中晚餐可以有一盤菜一湯及一瓶葡萄酒。我因為上班，沒有住在裏面。但中午有二小時不上班，夏天中午有三小時不上班，常常在那裏領餐券吃中飯。有時，有事，也偶爾去喫晚餐。

離中蘇聯誼社不遠的地方，有一條街道叫春日町，在日本人未被遣返前，過去養尊處優的日本人，因為知道要遣返，無法攜帶東西，而且為了生活問題，把家中所有的各種珍藏和用具，都在春日町擺上地攤出賣，因為供過於求，只得廉價出售。我因為愛聽唱片，就買了約有二三百張

唱片，原版的貝多芬交響曲，也買到全套。其他書籍、字畫、好的玻璃及瓷器，也買了不少，宿舍裏也放不下，只好寄放在朋友家中。那時中午一下班，趕緊吃過午餐，就是到春日町，大概幾分鐘就可到達。有時也到咖啡店去聽聽音樂，那時，都是日本人在演奏名曲，到也動聽。行轅一帶，原是日本人創建的新市區，街道廣闊而整齊。居然有人開了幾家舞廳、舞女全是日本女子，晚上也去光顧過，不過不善跳舞，又無法交談，所以興趣不高。晚上如不出去看電影和逛街，多半是留在宿舍看書或編寫講義。

日人謀我的深刻

東北行營和政治委員會，都是同一棟大樓裏，緊接着另一棟大樓，就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前一棟有五層樓高，後一棟略低一點，不是五層樓就是四層樓。兩棟大樓，容納辦公的人員，總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原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社址，小的一棟較先建造，後一棟是新建造的，所以規模更大。在最上一層是滿鐵圖書資料館，一間一間的房間，分門別類的排列着書籍，收藏的圖書資料約有一二十萬冊。全部的資料，完整無缺。俄國人只知道搶走機器、車輛、飛機、物資，這圖書館的資料，只拿去極少數一點點，其他的大概是來不及搬運，所以仍存在原處。我有一空暇，就上五樓翻閱圖書資料，可以了解日本對我國侵略的野心。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是在日俄戰後，清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成立的，是日本政

府對東北侵略的大本營，這一圖書資料館，就是設計侵略藍圖的所在，可說是滿鐵的大腦。這圖書館所搜集收藏的書籍，全是對中國東北及中國大陸的各種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資料，其他文學、哲學、思想、文藝、及純學術的書籍，一本也沒有。可見其用心之深遠，計劃之周密。

日本根據資料所作的研究，根據實地調查所作的報告，大大小小，厚薄薄薄，不下數千冊甚至萬冊之多，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以印刷代謄寫，印刷了幾百份。只有極少數是用打字印刷的油印本，也許尚未最後定稿，故未排印。一切的研究和報告，分別標以密、機密、極機密字樣，供不同的官員參考使用，只有上面沒有密字的文件，才可以自由借閱。但這圖書館並不對外公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入內借閱的。

記得抗戰不久，政府實行新縣制，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在後方各省及淪陷省區之未淪陷縣份，全面實施。滿鐵竟搜集許多資料，加以研究，完成的研究報告，每省至少一厚冊，如四川省多到三冊，卅二開本，五號字鉛印，每冊約八九百頁，可見內容之豐富，調查的詳盡。有數省尚未調查完成，令我嘆為觀止。日本人圖謀我國之深，是與歲月而俱進的。難怪一經占領我國東北和大陸，馬上就可以建立工廠，加以開發，榨取資財使用，原來早已擬訂好了計劃。現在的日本人，雖然無法施展軍事政治侵略，但他們的擴張商業，用另外一副面孔來施行經濟侵略，來控制他國的經濟財政，表面上並不可怕，實際是

敲骨吸髓，要弄得對方油盡血枯，滅亡而後已。我國去年（民國六十五年）對日貿易的逆差，竟達到十五億美金以上，從他國辛苦賺來的美金，都送到日本人口袋裏去了，你想想可怕不可怕？要人人覺悟，必定要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

黯然離別瀋陽市

從民國卅四年十月進入東北行營政委會工作，整整二年，從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到民國卅六年十月底離去瀋陽，在東北也停留了一年半。時光如電，來去匆匆，記得柳絮亂飛的時節，來到瀋陽，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寒風凜冽，北地霜降遍地的初冬，卻又告別瀋陽了。

這時，由瀋陽入山海關的北寧鐵路，常被共匪扒壞，在民國卅六年秋季，已經有一、兩個月不能暢通，直達關內。特別是由錦州以北和以南，因為始終未能趕盡共匪，所以鐵路是隨修隨斷。我和好友金暉兄（現在台北辦金氏圖書公司及新聞事業）及他的夫人，決定一道南返。他當時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任職，也辭職南下。我們整裝待發，等待了一週，居然鐵路已經打通，隨即修復，即可通車。記得在十月底，由瀋陽要開出一列客運車，先試行一次，只到山海關為止，然後再正式恢復通車。因為是試車，所以只賣客票，行李要隨身攜帶，不接受托運。我因在東北搜集了不少的圖書，加上喜愛音樂，買了許多唱片。還有些玻璃品和瓷器，所以包裝了幾大木箱。金兄夫婦的東西也不少，兩家的行李大小有十幾件。當時，友人們都勸我們再等幾天



。復光北東利勝戰抗祝慶舞載歌載生學中女陽瀋

，最好是等火車暢通，可以托運行李再動身，可是我們以為既然通了，就該立即啓程，萬一鐵路又被共匪破壞，又要多拖延時間，於是決定就在這次試車動身。因為行李多，金兄的勤務兵連某陪行，以便搬運行李。

當天微明時，就把行李運到車站，因為行李無法上客車，只得放在平底敞車上，人也只好坐在行李上，雖然沒有坐椅靠背，但可以暢觀四周風光。這時，天氣已相當寒冷，身上穿着皮大衣，在冷風中開行，只有在車上走動暖身，好在那時年輕，也有太陽，車子並走得不快，走走停停，似乎是早上七、八時開車，下午三、四時到達錦州。錦州市長周日暉兄，原在政委會擔任祕書年餘，升調來任市長，已七八個月，我先期電告今日趁試車來到錦州，他派人來接，所以很是方便。我們一行四人，在他的寓所住了一宿。第二天，再轉車到秦皇島。在秦皇島借住一個機關

的宿舍，等軍用船南下，（因為那時沒有客船，火車又不能直通關內，非乘船南下不可。）等了四、五天，大概在十一月五日，乘登陸艇中一〇四號南下。幸而一路上風平浪靜，大約三天多，到達上海的黃浦江，換乘舢板上岸。兩年來參加東北的行政工作，就此告一結束。

後來，從報上和瀋陽的友人來函相告，得知北寧路就只通了那一次試車，當晚又被共匪扒斷。以後，中斷的地方更多，簡直是柔腸寸斷，只能通行幾段區間車了。

離開東北已經三十年了，對於偉大富庶的東北，無時不想再去重遊一番。如今大陸的共匪，已呈土崩瓦解之勢，光復大陸，還我河山，重遊東北的心願，當不在遠了。

河上人語

宋希尚教授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